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三十四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下　　宋　袁樞　撰

南北交兵

齊和帝中興元年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陽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

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絶又命徐揚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戚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為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并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内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啟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

康繞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内外無虞君臣分定乘冊藉水倏忽而至未易當也今寳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為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使為經畧既而不果懷賀之子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争江外州鎮中外為兩東西抗峙已淹歳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鬬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綱

紀庶方藩城恭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畧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荊之衆西擬隨雍揚之卒頓於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

遣一都督揔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於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又奏稱今寶卷骨肉相殘藩鎮鼎立義陽孤絶密邇王土内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豈容緩斧若失此不取豈惟後舉難圖亦恐更為深患今豫州刺史司馬悦已戒嚴垂發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關請遣軍司為之節度魏主乃遣直寢羊靈引為軍司益宗遂入寇建寧太守黄天賜與益宗戰於赤亭天賜敗績

梁武帝天監元年春二月辛丑殺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梁主將殺齊諸王防守猶未急鄱陽王寶寅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穿墻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側躡屩徒走足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投民華文榮家文榮與其族人天龍惠連棄家將寶寅逃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

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寶寅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為掠至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賁喪兄齊衰之服給之澄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壽陽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詳從梁王故也澄深器重之　三月齊和帝下詔禪位於梁王

二年春三月蕭寶寅伏於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

大雨終不斷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主乃引八坐門下入定議夏四月癸未朔以寶寅為都督東揚等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以伯之為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石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魏人又聽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為將軍軍主寶寅志性雅重過期猶絶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

六月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斷東關欲令漅湖汎溢以灌淮南諸戍吴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虚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畧雖混壹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丙戌魏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一萬委澄經畧蕭寳寅陳伯之皆受澄節度　秋八月庚子魏以鎮南將軍元

英都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三千餘家保賢首山為三柵冬十月元英勒諸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馬駒斬由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傅豎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高祖珍將三千騎為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豎眼靈越之子也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三千救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鄰據淮陵寧朔將軍王

變保焦城党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素斬伯隣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鋭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閒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諸軍糧運絶引退以道根為豫州刺史

乙酉將軍吳子陽與魏將元英戰於白沙子陽敗

續

三年春正月蕭寶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為梁所取乃屯壽陽棲賢寺二月戊子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澄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長史韋纘倉猝失圖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廵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擊之自四鼓戰至下晡慶真敗走韋纘坐免官任城王澄攻鍾離上遣冠軍將軍張惠紹等將兵

五千送糧詣鍾離澄遣平遠將軍劉思祖等邀之丁酉
戰於邵陽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思
祖芳之從子也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户侯侍中領右
衛將軍元暉求二婢於思祖不得事遂寢暉素之孫也
上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軍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
義陽僧炳將二萬人據鑿峴景宗將萬人為後繼元英
遣冠軍將軍元逞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
炳於樊城俘斬四千餘人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

將漲舟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兵還壽陽魏軍還既狼狽失亡四千餘人中書侍郎齊郡賈思伯為澄軍司居後為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澄開府仍降三階上以所獲魏將士請易張惠紹於魏魏人歸之　夏五月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相

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兄子尚書郎僧勰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没有遺恨衆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　秋七月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寧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仙琕轉戰而前兵勢甚鋭元英結壘於士雅山分命諸將

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僞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横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英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

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三關戍將聞之辛酉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初南安惠王以預穆泰之謀追奪爵邑及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為中山王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寢而不治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為上言事善則推功於

上不善則引咎歸己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為刺史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

四年春二月上謀伐魏壬午遣衛尉卿楊公則將宿衛兵塞洛口　八月壬寅魏中山王英寇雍州　楊公則至洛口與魏豫州長史石榮戰斬之甲寅將軍姜慶

真與魏戰於羊石不利公則退屯馬頭　九月己巳楊公則等與魏揚州刺史元嵩戰公則敗績　冬十月丙午上大舉伐魏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為副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宏屯於洛口

五年夏四月庚戌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指授諸節度所至以便宜從事江州刺史王茂將兵數萬侵魏荆州誘

魏邊民及諸蠻更立宛州遣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等襲取魏河南城魏遣平南將軍楊大眼都督諸軍擊茂辛酉茂戰敗失亡二千餘人大眼進攻河南城茂逃還大眼追至漢水攻拔五城魏征虜將軍宇文福冦司州俘千餘口而去五月辛未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拔宿豫執城主馬成龍乙亥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遣長史王起等攻小峴未拔叡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

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皦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茍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皦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皦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畧等攻合肥久未下皦按山川夜帥衆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皦先攻二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奏益

兵㪚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靈肩破之㪚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餘人自没魏人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退還渠湖或欲保三义㪚怒曰寧有此邪命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堤㪚親與之争魏兵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㪚起鬬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辛巳城潰俘斬萬餘

級獲牛馬以萬數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毎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墻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壬午魏遣尚書元遥南拒梁兵　丁亥廬江太守裴邃克魏羊石城庚寅又克霍丘城六月庚子青

兾二州刺史桓和克朐山城　張惠紹與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陸俱進趣彭城圍高塚戍魏武衛將軍奚康生將兵救之丁未惠紹兵不利黑戰死　秋七月丙寅桓和擊魏兗州拔固城　戊子徐州刺史王伯敖與魏中山王英戰於陰陵伯敖兵敗失亡五千餘人巳丑魏發定兾瀛相并肆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上遣將軍角念將兵一萬屯蒙山招納兗州之民降者甚衆是時將軍蕭及屯固城桓和屯孤山魏邢巒遣統軍樊

魯攻和別將元恒攻及統軍畢祖朽攻念壬寅魯大破和於孤山恒拔固城祖朽擊念走之巳酉魏詔平南將軍安樂王詮督後發諸軍赴淮南詮長樂之子也將軍藍懷恭與魏邢巒戰於睢口懷恭敗績巒進圍宿豫懷恭復於清南築城巒與平南將軍楊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斬懷恭殺獲萬計張惠紹棄宿豫蕭炳棄淮陽道還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

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引兵渡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為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内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卻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劒而退曰

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罷出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下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興吳平為帥而佐之豈有為敵人所侮如是乎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中山王英曰梁人自

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必畏我也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英曰蕭臨川雖騃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於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己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棄甲投戈塡滿水陸捐棄病者

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乃縋食餽之淵猷淵藻之弟也時昌義之軍梁城聞洛口敗與張惠紹皆引兵退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遂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上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為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敕昌義之為戰守之

備冬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以為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從戎二時疲弊死傷不問可知雖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脩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釁不患其無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敕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巒又表以為今中山進

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為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役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若信臣言願賜臣停若謂臣憚行求還臣所領兵乞盡付中山任其處分臣

止以單騎隨之東西臣屢與為將頗知可否臣既謂難何容彊遣乃召巒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侍中盧昶素惡巒與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共譖之使御史中尉崔亮彈巒在漢中掠人為奴婢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暉言於魏主曰巒新有大功不當以赦前小事案之魏主以為然遂不問　丁酉梁兵圍義陽者夜遁魏郢州刺史婁悅追擊破之　十一月乙丑大赦詔右衛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鍾離

上勅景宗損道人洲俟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啟求先據邵陽洲尾上不許景宗欲專其功違詔而進值暴風猝起頗有溺者復還守先損上聞之曰景宗不進皆天意也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致狼狽今破賊必矣

六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

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壊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名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寛假魏主復賜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

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敕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

與敵進頓邵陽洲敵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敵結車為陳大眼聚騎圍之敵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

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叡乘素
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
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
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牧人過淮北伐芻蕘者皆
為楊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
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却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
有抄掠者皆為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上命景宗等
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叡各攻

一橋敵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敵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泰郡太守李文釗等乘鬬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絶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敵遣報昌義之義之

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籍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義之德景宗及叡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秋八月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經算失圖齊王蕭寶寅等守橋不固皆處以極法己亥詔英寶

寅免死除名為民楊大眼徙營州為兵以中護軍李崇為征南將軍揚州刺史

七年秋九月庚子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趨義陽三關戍主侯登等以城來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諸軍事將步騎三萬出汝南以救之　冬十月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自號平北將軍求援於司州刺史馬仙琕時荆州刺史安成王秀為都督仙琕籤求應赴參佐

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速待敕雖舊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上亦詔仙琕救早生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詔以早生為司州刺史　魏以尚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白早生魏主問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乗衆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溺於利欲必守而

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
京師魏主悅命巒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巒帥騎八百
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
兵七千離城二百里逆戰巒奮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至
懸瓠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圍其城詔加巒
都督南討諸軍事丁丑魏鎮東參軍成景儁殺宿預戍
主嚴仲賢以城來降時魏郢豫二州自懸瓠以南至於
安陸諸城皆沒唯義陽一城為魏堅守巒帥田益宗帥

群蠻以附魏魏以為東豫州刺史上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户郡公招之益宗不從十一月庚寅魏遣安東將軍楊椿將兵四萬攻宿豫魏主聞邢巒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輒與巒共攻之十二月己未齊苟兒等開門出降斬白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引兵前趨義陽寧朔將軍張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棄城走英追擊斬之魏義陽太守狄道辛祥與婁悅共守義陽將軍胡武城陶平

虜攻之祥夜出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悦恥功出其下間之於執政賞遂不行八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一關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屯長薄軍主胡文超屯松峴丙申英至長薄戊戌長薄潰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圍之

上遣冠軍將軍彭甕生驃騎將軍徐元季將兵援武陽英故縱之使入城曰吾觀此城形勢易取甕生等既入英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虜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峴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走又攻西關馬仙琕亦棄城走上使南郡太守韋叡將兵救仙琕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中山王英急追馬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上亦有詔罷兵初魏主遣中書

舍人鮦陽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襲而囚之送於建康魏主既克懸瓠命於齊苟兒等四將之中分遣二人敕揚州為移以易紹及司馬悅首移書未至領軍將軍呂僧珍與紹言愛其文義言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名見賜衣物令舍人周捨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全無報者卿宜備申此意今遣傳詔霍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

問又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魏代柔然

晉武帝太元十六年　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其大人郁久閭地粟袁卒部落分為二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緼紇提别居西邊秦王堅滅代柔然附於劉衛

辰及魏王珪即位攻擊高車等諸部率皆服從獨柔然不事魏戊戌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追奔六百里諸將因張衮言於珪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諸將若殺副馬為三日食足乎皆曰足乃復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衆遁走珪遣長孫嵩長孫肥追之珪謂將佐曰卿曹知吾前問三日糧意乎曰不知也珪曰柔然驅畜産奔走數日至水必留我以輕騎追之計其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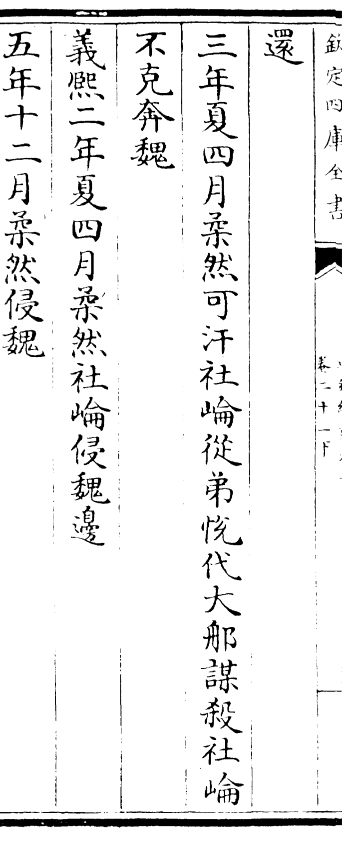
不過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斬屋擊於平望
川肥追匹候跋至涿邪山匹候跋舉衆降獲縕紇提之
子曷多汗兄子社崘斛律等宗黨數百人縕紇提將奔
劉衛辰珪追及之縕紇提亦降珪悉徙其部衆於雲中
十九年冬十月柔然曷多汗棄其父與社崘帥衆西走
魏長孫肥追之及於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社崘收其
餘衆數百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社崘襲匹候跋
殺之匹候跋子啟跋吳頡等皆犇魏社崘掠五原以

西諸部走度漠北

安帝元興元年春正月戊子魏材官將軍和突攻黜弗素古延等諸部破之初魏主珪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昏於秦秦王興聞珪已立慕容后止狄干而絶其昏没弈干黜弗素古延皆秦之屬國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隙庚寅珪大閲士馬命并州諸郡積穀於平陽之乾壁以備秦柔然社崘方睦於秦遣將救黜弗素古延辛卯和突逆擊大破之社崘帥其部落遠遁漠

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斛律部帥倍侯利擊社崘大為所敗倍侯利奔魏社崘於是西北擊匈奴遺種日拔也雞大破之遂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始立約束以千人為軍軍有將百人為幢幢有帥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而殺之

十二月桑然可汗社崘聞珪伐秦自參合陂侵魏至豺山及善無北澤魏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而



還

三年夏四月柔然可汗社崙從弟悅代大那謀殺社崙不克奔魏

義熙二年夏四月柔然社崙侵魏邊

五年十二月柔然侵魏

六年春正月魏長孫嵩將兵伐柔然　夏五月魏長孫嵩至漠北而還柔然追圍之於牛川壬申魏主嗣北擊柔然柔然可汗社崙聞之遁走道死其子度拔尚幼

部衆立社崘弟斛律號藹苦蓋可汗嗣引兵還參合陂

十年　初社崘之徙高車也高車人叱洛侯為之鄉導以併諸部社崘德之以為大人步鹿真與社崘之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妻告步鹿真曰叱洛侯欲奉大檀為主大檀者社崘季父僕渾之子也領别部鎮西境素得衆心步鹿真歸而發兵圍叱洛侯叱洛侯自殺遂引兵襲大檀大檀逆擊破之執步鹿真及社拔殺之自立為可汗號牟汗紇升蓋可汗斛律至和龍燕王

跋賜斛律爵上谷侯館之遼東待以客禮納其女為昭儀斛律上書請還其國跋曰今棄國萬里又無内應若以重兵相送則饋運難繼兵少則不足以成功如何可還斛律固請曰不煩重兵願給三百騎送至敕勒國人必欣然來迎跋乃遣單于前輔萬陵帥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大檀亦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於燕　十二月丙戌朔柔然可汗大檀侵魏丙申魏主嗣北擊之大檀走遣奚斤等追之遇大雪士

卒凍死及墮指者什二三

宋營陽王景平元年春正月柔然寇魏邊二月戊辰魏築長城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卒以備柔然　八月柔然寇河西河西王蒙遜命世子政德擊之政德輕騎進戰為柔然所殺

文帝元嘉元年秋八月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拔盛樂宮魏世祖自將輕騎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魏主五十

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衆情乃安紇升蓋以弟子於陟斤為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尚書令劉絜言於魏主曰大檀自恃其衆必將復來請俟收田畢大發兵為二道東西並進以討之魏主然之　十二月魏主命安集將軍長孫翰安北將軍尉眷北擊柔然魏主自將屯柞山柔然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翰肥之子也

二年冬十月癸卯魏主大舉伐柔然五道並進長孫翰

等從東道出黑漠廷尉卿長孫道生等出白黑二漠之間魏主從中道東平公娥青出栗園奚斤等從西道出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度漠擊之柔然部落大驚絕迹北走

四年夏五月魏主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　秋七月柔然冠雲中聞魏已克統萬乃遁去

五年秋八月魏主如廣甯觀温泉柔然紇升蓋可汗遣其子將萬餘騎冠魏邊魏主自廣甯還追之不及

六年夏四月魏主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内外羣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絜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於魏主曰今兹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羣臣因共贊之曰淵等少時嘗諫苻堅南伐堅不從而敗所言無不中不可違也魏主意不快詔浩與淵辯論難於前浩詰淵辯曰陽為德隂為刑故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夫王者用刑小則

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脩刑也臣竊覲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揜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淵辯復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形勢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北邊之臣中間叛去今誅其

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問之屬者統萬未亡之前有無敗徵若其不知是無術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時赫連昌在坐淵等自以未嘗有言慙不能對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

間南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况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没號哭之聲至今未巳况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鬬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絶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寛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來寇抄今掩

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蹔勞永逸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决柰何止之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帝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方議伐柔然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竪自救不暇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

冦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庚寅魏主發平城使北平王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魏主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同會柔然之庭　五月丁未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栗水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莫相收攝紇升蓋燒廬舍絶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東部聞有魏冦帥衆欲就其兄遇長孫翰翰邀擊大破之殺其大人數百　六月柔然紇

升蓋可汗既走部落四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無人收視魏主循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魏兵勢鈔掠柔然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千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 秋七月引兵東還至黑山以所獲頒賜將士有差既而得降人言可汗先被病

聞魏兵至不知所爲乃焚穹廬以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凉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　八月魏主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屯已尼陂人畜甚衆去魏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千百餘萬　冬十月魏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

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曁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絜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氊皮為之價賤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

八年夏六月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閏月乙未柔然敕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　魏主如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

勒莫弗庫若干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頭詣魏主行在魏主大獵以賜從官十二月丁丑還宮

十一年春正月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連可汗又納其妹為夫人遣頹川王提往逆之丁卯敕連遣其異母兄禿鹿傀送妹并獻馬二千匹魏王以其妹為左昭儀提曜之子也

十三年冬十一月柔然與魏絶和親犯魏邊

十五年夏五月丙申魏主如五原秋七月自五原北伐

柔然命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為二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魏主從浚稽北向大山西登白阜不見柔然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

十六年魏主伐河西六月使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

十九年冬十月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

二十年九月辛巳魏主如漠南甲辰舍輜重以輕騎襲

桀然分軍為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為後繼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劉絜固諫以為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為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桀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既而獲

粲然候騎曰粲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恨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别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粲然說粲然令擊楚之以絶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驢耳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之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粲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二十一年春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官薛辨尚書奚眷等八將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及將襲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欲擊柔然絜諫止之使待諸將帝留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漠

中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絜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絜囚之帝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絜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讖書事連南康公狄鄰絜嵩隣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　九月丁未魏主如漠南將襲柔然柔然

敕連可汗遠遁乃止敕連尋卒子吐賀真立號處羅可汗

二十二年秋八月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二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令就北畜牧以餌柔然

二十五年秋八月西域般悅門去平城萬有餘里遣使詣魏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

十二月魏太子朝於行宮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不見

柔然因積糧於城内置戍而還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饗羣臣於漠南甲戌復伐柔然高凉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魏主與太子出涿邪山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懼遠遁

九月魏主伐柔然高凉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中精兵圍那數十里那掘塹堅守相持數日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以那衆少而堅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

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收柔然民畜九百餘萬至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冬十二月戊申魏主還平城

武帝大明二年冬十月甲戌魏主北廵欲伐柔然至陰山會雨雪魏主欲還太尉尉眷曰今動大衆以威北敵去都不遠而車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辛卯軍於車崙山　十一月魏主自將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擊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

然處羅可汗遠遁其別部烏朱駕頽等帥數千落降於魏魏主刻石紀功而還

八年秋七月𣏌然處羅可汗卒子于成立號曰受羅部真可汗改元永康部真帥衆侵魏辛丑魏北鎮遊軍擊破之

明帝泰始六年夏六月𣏌然部真可汗侵魏魏主引羣臣議之尚書右僕射南平公目辰曰若車駕親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無繼不久自退

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給事中張白澤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略若鑾輿親行必望麾崩敗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從之白澤衮之孫也魏主使京兆王子推等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諸軍出東道汝陰王賜等督諸軍為前鋒隴西王源賀等督諸軍為後繼鎮西將軍呂羅漢等掌留臺事諸將會魏主於女水之濱與柔然戰柔然大敗乘勝逐北斬首萬餘級降者萬餘人獲戎馬器械不可勝計

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司徒東安王劉尼坐昏醉軍陳不整免官壬申還至平城　冬十月桒然攻于闐于闐遣使者素目伽奉表詣魏求救魏主命公卿議之皆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其可攻尋已亡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魏主以議示使者使者亦以為然乃詔之曰朕應急赦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必不能救當時之急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士一二歲間當躬帥猛將為汝除患

汝其謹脩警候以待大舉

七年冬十月詔太尉源賀都督三道諸軍屯於漠南先是魏每歲秋冬發軍三道並出以備柔然春中乃還賀以為往來疲勞不可支久請募諸州鎮武健者三萬餘人築三城以處之使冬則講武春則耕種不從

泰豫元年春二月柔然侵魏上皇遣將擊之柔然走東部敕勒叛奔柔然上皇自將追之至石磧不及而還

秋七月柔然部帥無盧真將三萬騎冦魏燉煌鎮將

尉多侯擊走之多侯眷之子也又寇晉昌守將薛奴擊走之　冬十月蠕蠕侵魏及五原十一月上皇自將討之將度漠蠕蠕北走數千里上皇乃還

蒼梧王元徽元年十二月壬子蠕蠕侵魏蠕蠕玄鎮二部勑勒應之

二年夏五月蠕蠕遣使來聘　秋七月癸巳蠕蠕寇魏燉煌尉多侯擊破之尚書奏燉煌僻遠介居西北二彊寇之間恐不能自固請內徙就凉州羣臣集議皆以

為然給事中昌黎韓秀獨以為燉煌之置為日已久雖逼彊寇人習戰鬬縱有草竊不為大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而能隔閡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今徙就凉州不唯有蹙國之名且姑臧去燉煌千有餘里防邏甚難二虜必有交通闚𨵦之志若騷動凉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遷招引外寇為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止

齊高帝建元元年　上之輔宋也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

柔然約與共攻魏洪範自蜀出吐谷渾歷西域乃得達至是柔然十餘萬騎寇至塞上而還

三年秋七月柔然别帥他稽帥衆降魏　九月辛未柔然主遣使來聘與上書謂上為足下自稱曰吾遺上師子皮袴褶約共伐魏

武帝永明三年冬十二月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帥衆拒之柔然遁去澄雲之子也　是歲柔然部真可汗

辛子豆崘立號伏名敦可汗改元大平

四年春正月壬午柔然寇魏邊　二月丙申柔然遣使者年提如魏時敕勒叛柔然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漠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中書監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奈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之

冬十二月柔然寇魏邊

五年秋七月柔然伏名敦可汗殘暴其臣侯醫垔谷洛侯數諫止之且勸其與魏和親伏名敦怒族誅之由是部衆離心八月柔然冦魏邊魏以尚書陸叡為都督擊柔然大破之叡麗之子也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名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自立為王國人號曰侯婁匐勒夏言天子也號窮奇曰侯倍夏言太子也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

奇居南伏名敦追擊之屢為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

六年冬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帥衆三千以城附魏

七年冬十二月柔然别帥叱呂勒帥衆降魏

八年冬十二月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魏請為天子討除蠕蠕魏主賜以繡袴褶及雜綵百匹

十年秋八月乙未魏以懷朔鎮將陽平王頥鎮北大將軍陸叡皆為都督督十二將步騎十萬分為三道以擊

桑然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趣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桑然而還　初桑然伏名敦可汗與其叔父那蓋分道擊高車阿伏至羅伏名敦屢敗那蓋屢勝國人以那蓋為得天助乃殺伏名敦而立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改元大安

和帝中興元年秋七月乙巳桑然犯魏邊

梁武帝天監三年秋九月桑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指授規略隨須徵發皆

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桑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遂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仍遭旱飢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五年冬十月柔然庫者可汗卒子伏圖立號佗汗可汗改元始平戊申佗汗遣使者紇奚勿六跋如魏請和魏主不報其使謂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崘乃魏之叛臣往者包容蹔聽通使今蠕蠕衰微不及疇昔大魏之德方隆周漢正以江南未平少寛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脩藩禮欵誠昭著者當不爾孤也

七年

初顯祖之世柔然萬餘户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鎮及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千餘户在太中大

夫王通請徙置淮北以絶其叛詔太僕卿楊椿持節往
徙之椿上言先朝處之邊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别異華
戎也今新附之户甚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
驅之使叛也且此屬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
必殲盡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夏或生
後患非良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處之及京兆王
愉之亂皆浮河赴愉所在鈔掠如椿之言　柔然佗汗
可汗復遣紇奚勿六跋獻貂裘於魏魏主弗受報之如

前初高車侯倍窮奇為嚈噠所殺執其子彌俄突而去其衆分散或奔魏或奔柔然魏主遣羽林監河南孟威撫納降户置於高平鎮高車王阿伏至羅殘暴國人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嚈噠奉彌俄突以伐高車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與佗汗可汗戰於蒲類海不勝西走三百餘里佗汗軍於伊吾北山會高昌王麴嘉求内徙於魏時孟威為龍驤將軍魏主遣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佗汗見威軍怖而遁去彌

俄突間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佗汗於蒲類海北割其
髮送於威且遣使入貢於魏魏主使東城子于亮報之
賜遺甚厚高昌王嘉失期不至威引兵還佗汗可汗子
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改元建昌
十五年柔然伏跋可汗西擊高車大破之執其王彌俄
突繫其足於駑馬頓曳殺之漆其頭為飲器隣國先
羈屬柔然後叛去者伏跋皆擊滅之其國復彊
十六年冬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遣使近尉比建等請

和於魏用敵國之禮

十七年春二月魏主引見桒然使者讓之以藩禮不備議以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倫上表以為太祖經啓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方事南轅未遑北伐世宗述遵遺志虜使之來受而弗荅以為大明臨御國富兵彊抗敵之禮何憚而為之何求而行之今虜雖慕德而來亦欲觀我彊弱若使王人銜命虜庭與為昆

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獲已應為詔制示以上下之儀命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觀其從違徐以恩威進退之則王者之體正矣豈可以戎狄兼并而遽虧典禮乎不從倫白澤之子也

普通元年　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名敦之妻候呂陵氏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伏跋既立忽亡其幼子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

恒在天上伏跋大喜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敦地萬既挾左道復有姿色伏跋敬而愛之信用其言干亂國政如是積歲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嘗在地萬家未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我也其母具以狀告伏跋伏跋曰地萬能前知未然勿為讒也既而地萬懼譖祖惠於伏跋而殺之侯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絞殺地萬伏跋怒欲誅具列等會阿至羅入寇伏跋擊之軍敗而還侯呂陵氏與大臣共殺伏跋立其弟阿那瓌為可汗阿那

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帥衆數萬擊之阿那瓌戰敗與其弟乙居伐輕騎奔魏示發殺侯呂陵氏及阿那瓌二弟　柔然可汗阿那瓌將至魏魏主使司空京兆王繼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賜勞甚厚魏主引見阿那瓌於顯陽殿因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王之下宴將罷阿那瓌執啟立於座後詔引至御座前阿那瓌再拜言曰臣以家難輕來詣闕本國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天地乞兵送還本國誅剪叛逆收集亡散臣當統帥遺民奉

事陛下言不能盡别有敢陳仍以啟授中書舍人常景以聞景爽之孫也十一月已亥魏立阿那瓌為朔方公蠕蠕王賜以衣服軺車禄恤儀衛一如親王時魏方彊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四館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來降者處之金陵館三年之後賜宅於歸正里自北夷降者處燕然館賜宅於歸德里自東夷降者處扶桑館賜宅於慕化里自西夷降者處崦嵫館賜宅於慕義里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返國朝議

異同不決阿那瓌以金百斤賂元乂遂聽北歸十二月
壬子魏敕懷朔都督簡銳騎二千護送阿那瓌達境首
觀機招納若彼迎候宜賜繒帛車馬禮餞而返如不容
受聽還闕庭其行裝資遣付尚書量給
二年春正月魏發近郡兵萬五千人使懷朔鎮將楊鈞
將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尚書右丞張普惠上書
以為蠕蠕久為邊患今兹天降喪亂荼毒其心蓋欲使
之知有道之可樂革面稽首以奉大魏也陛下宜安民

恭已以恱服其心阿那瓌束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先自勞擾興師郊甸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勍敵資天亡之醜虜臣愚未見其可也此乃邊將貪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為凶器王者不得已而用之況今旱暵方甚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為將而欲定蠕蠕干時而動其可濟乎脫有顛覆之變楊鈞之肉其足食乎宰輔專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且阿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臣賤不及議文書所過

不敢不陳弗聽阿那瓌辭於西堂詔賜以軍器衣被雜
采糧畜事事優厚命侍中崔光等勞遣於外郭阿那瓌
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帥衆數萬入討示發破之
示發奔地豆干地豆干殺之國人推婆羅門為彌偶可
社句可汗楊鈞表稱柔然已立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
人郊迎其弟輕往虛返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
送其入北二月魏人使舊嘗奉使柔然者牒云具仁往
諭婆羅門使迎阿那瓌　　夏四月魏牒云具仁至柔

然婆羅門殊驕慢無遜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不屈婆羅門乃遣大臣丘升頭等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具道其狀阿那瓌懼不敢進上表請還洛陽　初高車王彌俄突死其衆悉歸嚈噠後數年嚈噠遣彌俄突弟伊匐帥餘衆還國伊匐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衆數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啟稱本國大亂姓姓別居迭相鈔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乞依前恩賜給精

兵一萬送臣磧北撫定荒民詔付中書門下博議凉州刺史袁翻以為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授首既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讐耻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鬬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雖戎狄禽獸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絶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貲儲或全徙内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為後患劉石是

也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而部落猶衆處處棊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彊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脩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虜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

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内以防高車之畔渙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返復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九月柔然可汗俟匿伐詣懷朔鎮請兵且迎阿那瓌俟匿伐阿那瓌之兄也冬十月録尚書事高陽王雍等奏懷朔鎮北吐若奚泉原

野平沃請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婆羅門於故西海郡各令帥部落收集離散阿那瓌所居既在境外宜少優遣婆羅門不得比之其婆羅門未降以前蠕蠕歸化者宜悉令州鎮部送懷朔鎮以付阿那瓌詔從之

三年冬十二月叒然阿那瓌求粟為種魏與之萬石婆羅門帥部落叛魏亡歸嚈噠魏以平西府長史代人費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將兵討之叒然遁去穆謂諸將曰戎狄之性見敵即走乗虛復出若不使之破膽

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為外營桑然果至奮擊大破之婆羅門為凉州軍所擒送洛陽

四年春二月桑然大飢阿那瓌帥其衆入魏境表求賑給已亥魏以尚書右丞元孚為行臺尚書持節撫諭桑然孚譚之孫也將行表陳便宜以為蠕蠕久來彊大昔在代京常為重備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稽首請服朝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

之世呼韓欵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閒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　柔然俟匿伐入朝於魏　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為行臺

甚加禮敬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間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忠之從曽孫也

六年春三月柔然王阿那瓌為魏討破六韓拔陵魏遣牒云具仁齎雜物勞賜之阿那瓌勒衆十萬自武川西

向沃野屢破拔陵兵夏四月魏主復遣中書舍人馮雋勞賜阿那瓌阿那瓌部落浸彊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

大通元年夏四月己酉柔然頭兵可汗遣使入貢於魏且請討羣賊魏人畏其反覆詔以盛暑且俟後敕

二年夏四月柔然頭兵可汗數入貢於魏魏詔頭兵贊拜不名上書不稱臣

大同元年冬十二月柔然頭兵可汗求婚於東魏丞相

歡以常山王妹蘭陵公主妻之柔然數侵魏魏使中書舍人庫狄峙奉使至柔然與約和親由是柔然不復為寇

三年秋九月柔然為魏侵東魏三堆丞相歡擊之柔然退走

四年　初柔然頭兵可汗始得返國事魏盡禮及永安以後雄據北方禮漸驕倨雖信使不絕不復稱臣頭兵甞至洛陽心慕中國乃置侍中黄門等官後得魏汝陽

王典籤淳于覃親寵任事以為祕書監使典文翰及兩魏分裂頭兵轉不遜數為邊患魏丞相泰以新都關中方有事山東欲結婚以撫之以舍人元翌女為化政公主妻頭兵弟塔寒又言於魏主請廢乙弗后納頭兵之女二月甲辰以乙弗后為尼使扶風王孚迎頭兵女為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元整不報其使　三月柔然送悼后於魏車七百乘馬萬匹駝二千頭至黑鹽池遇魏所遣鹵簿儀衛柔然營幕戶席皆東向扶風王孚請

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固柔然女也魏伏南面我自東向丙子立皇后郁久閭氏

六年魏文后既為尼居别宫悼后猶忌之乃以其子武都王戊為秦州刺史使文后隨之官魏主雖限大計而恩好不忘密令養髮有追念之意會柔然舉國渡河南侵時頗有言柔然以悼后故興師者帝曰豈有興百萬之衆為一女子邪雖然致人此言朕亦何顔以見將帥乃遣中常侍曹寵齎手敕賜文后自盡文后泣謂寵曰

願至尊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遂自殺鑿麥積崖而葬之號曰寂陵夏丞相泰名諸軍屯沙苑以備柔然右僕射周惠達發士馬守京城塹諸街巷名雍州刺史王羆議之羆不應名謂使者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自帥鄉里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為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悼后遇疾殂

十一年夏六月魏與柔然頭兵可汗謀連兵伐東魏丞

相歡患之遣行臺郎中杜弼使於柔然為世子澄求昏
頭兵曰高王自娶則可歡猶豫未决婁妃曰國家大計
願勿疑也世子澄尉景亦勸之歡乃遣鎮南將軍慕容
嚴聘之號曰蠕蠕公主秋八月歡親迎於下館公主至
婁妃避正室以處之歡跪而拜謝妃曰彼將覺之願絶
無顧頭兵使其弟禿突佳來送女且報聘仍戒曰待見
外孫乃歸公主性嚴毅終身不肯華言歡嘗病不得往
禿突佳怨恚歡輿疾就之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突厥土門襲擊柔然大破之頭兵可汗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阿那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並帥衆奔齊餘衆復立登注次子鐵伐為王

二年春二月齊王送柔然可汗鐵伐之父登注及兄庫提還其國鐵伐尋為契丹所殺國人立登注為可汗登注復為其大人阿富提所殺國人立庫提　三月柔然別部又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為可汗突厥乙息記

擊破鄧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　冬十一月乙未哭厥復攻柔然柔然舉國奔齊

三年春三月柔然可汗菴羅辰叛齊齊主自將出擊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走　夏四月柔然冦齊肆州齊主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柔然散走帝以二千餘騎為殿宿黃瓜堆柔然別部數萬騎奄至帝安卧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因潰圍而出柔然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餘里獲菴羅辰妻子虜三萬餘

口令都督善無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時柔然軍猶盛阿那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阿那肱奮擊大破之菴羅辰超越巖谷僅以身免　丁未齊主復自擊柔然大破之　五月柔然乙旃達官寇魏廣武柱國李弼追擊破之　六月柔然帥餘衆東徙且欲南寇齊主帥輕騎邀之於金川柔然聞之遠遁營州刺史靈丘王峻設伏擊之獲其名王數十人

敬帝紹泰元年夏六月丁卯齊主如晉陽壬申自將擊

柔然秋七月己卯至白道留輜重帥輕騎五千追柔然
壬午及之於懷朔鎮齊主親犯矢石頻戰大破之至於
沃野獲其酋長及生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壬辰還晉
陽　冬十二月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主鄧叔子滅之
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於
魏使者相繼於道太師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
使者盡殺之於青門外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舉人臣王旭暢